

我做過最荒謬的事，是寫作（實體書籌辦中）

作者: 問題二筒

Powered by [紙言](#)

序

「結論唔重要，留一點空間給自己。

哩一句本身就係為左令你唔好去做結論，從而帶來更多空間去討論出一句永無止境嘅結論。而更加令我哩一個結論成立唔到，從而會想再搵結論去推翻佢所謂『結論唔重要』。係一個思想鎖，將你嘅思想困住係個池度。唔會游到底而死，唔會遊離開個湖。」

毫無停頓，老爺子一口氣把話說完。

「總有一個人係想做一件冇人做過嘅事，咁如果果件事係夠吸引，就會越多人想幫你。而人類做嘅每一件事都係為左驗證哩個世界。」

沒關聯的，小生接話道。

村內的祭典即將要開始，大概是十日之後；

「番落黎啦，個台我地要用架。」

在祭壇下么喝二人的是剛成為村幹部宣傳執士的細嘉。

「如果你地再係上面胡言亂語，觸怒左神明，後果我唔會負責架。」

台下的另一位村幹部宣傳執士施子說。

「每個神明都有自己既規條既。」

村幹部外務執士小生看透一切的繼續在台上走走跳跳。

「今年寫信話會番黎既舊村民少左好多。」

村幹部內務大臣悅稀說。

「城裡面都好多大事件，唔會有咁多時間番黎架喇。」

村幹部外務大臣梁鴻接話。

「總有一日，我地會再次聚首係哩條村！絕對會！」

村幹部總部長雅達雙目注視遠方剛升起的大陽。

「為左有咁既一日，我地出盡每一分力，而家一齊搞好個祭典！要盛大到外面每個人到聽到我地村內既笑聲！」

雅達抱起一枝巨大的用來支起村旗的木柱。

-全序完-

沒有人推開的門

這是一個深深的夜，是個連掛在牆上的白色皮帶現在看上去也是漆黑的凌晨。

到這刻我可以確認。沒有了，沒有人會再突然粗魯地推開我的門了，即使今天是我的生日。

在來這條村之前，房門的唯一作用就是被那個誰推開。

從前都很討厭這種感覺，沒人明白我似的，我也會有想靜靜的時候。

然而，這邊的人們只習慣了我負責製造平靜，負責保持一切正常。

也算正常，作為一位史實的記錄者，我的情緒是禁止發放的。

沒有發放，自然而然的，就沒有回響，不用接收。

即使到了最要緊的關頭。

我是文鱗翌。

被指派到這個遙遠村落的一位新村民。

來到這村庄已有三個多月了，混混噩噩的撈到了個村幹部紀錄執士。

向各執士發出通告，提點今天借出三匹馬，昨天有大使來訪，明天要到郊外與村長打獵等等.....

都是些普通平凡的工作，繁複但不懊惱。

不似以前養牧動物的時候，不論日夜，人們動不動就衝來說：母豬生育，公牛發瘋，野馬倒地等等

每次都新奇不已，懊惱但不無聊。

那時候的我沒有察覺到，原來房門給強行打開，感到的那一點點煩厭是如此可貴的。

待續.....

與村長的一場對話

長長的一排木椅子，由村長幼子一手一腳由砍樹到切割榫卯到塗漆都是一手包辦的。

浩浩蕩蕩的陳列在村口，都有整整三十個年頭。

沒再有人看過村長幼子拿起過斧頭或鋸齒刀了，因為村口這些椅子造好之後就來了一場大風暴，幼子就在港口那邊被海浪給捲走了。

當時的史記寫著『盛徵十年 穀雨時份 前五朝 海雷神至帶糠萊歸天宮... ..』

殘章傳到我手上已剩下這行字，其他夾雜各古字，我卻一竅不通。

當然，我不能就此放棄閱讀村史。

唯有貿冒然走到村口，找找老村長一問究竟。

每逢天青氣朗，微風輕送之時，村長必定坐在他兒子造的椅上，與村民們「打牙骸」。

老村長：「我知道我會成為你筆下既角色。」

雖然語氣很慈祥，但他與我初次見面就說起這句話，令我很是詫異。

老村長：「我岩岩唔係講比你聽既，坐丫坐丫，年輕人。」

老村長：「你邊度黎架？」

我：「村長你好，我係兩個山頭後面黎架，新一任既村內執士，負責文書處理。」

他看著遠方一言不發。

我本身準備了很多說話要問他，看到他若有所思的模樣。

我也學他，裝作看向遠方，同樣一言不發。

待續.....

粉紅房子

這裡充滿著淫穢的味道，是村內除了村民家中溫暖的床舖外，人們互相交換著愛液的地方。

「嗯.....嗯.....你說了算喔。錢放在房門口就可以了。」赤著身的閑晴對神父祁勒.施說。

祁勒悠悠走到房門，把教袍慢條斯理的穿穩妥。

放下六顆珠錫，相當於一隻血淋淋熊掌的價錢。

作為村幹部福利執士的閑晴並不因此交易而覺半點羞恥，一來她不承認這算是交易，二來她看這神父也幾順眼的。

在交歡期間想著如何自以他信奉的神為忠潔的這施先生口沫橫飛地演說時，卻會有一撮念頭拿起床邊的玉鏡拼力搥往他。

不過，她是信仰著魔鬼的，總有一天，會在某方來一個滿口獠牙，蝠翼背生的使者來帶她走。

不繳下半顆珠錫，只拿走她一顆仍懂跳動的心。

她就是如此的單純，相信著童話般的與惡魔使者相遇。雖然身體不再純潔，但任由別人如何看待，她始終忠於自己。

閑晴走出房子，掛晾衣物，與毗鄰打個招呼。

「今天大概不會下雨了吧，連續幾天梅雨天，我都快沒衣服穿了。」她自言自語。

「你平時都不怎穿衣的喇，哈哈。」來探望的施子跟她開起玩笑。

其實執士們都是一班很要好的朋友，都互相知道對方底線，清楚玩笑可以開到哪種程度。

所以閑晴不會介意，反而有點高興，今天來的不是別人，是她。

看來今天會是個好日子，如這天的天氣一樣。

待續.....

在白昼作笙歌

又是同一個夢了，熟悉的燭台，有著年輪的木桌，淡灰色的窗紗。

查閱古竹簡牘時都常出現，記錄員會有重覆著同一個夢的說法。

太過用心紀錄村內事件之後，總會在睡著後進到這裡。

每每都是睡醒後才會發現又是同一個夢，不過在醒之前，還可以在這裡嘗試完成一下平常沒法完成的事。

聽智者域卡度所說，這裡可以連接到一個稱為「自己」的人物。

可惜我沒遇見過，或者說我會忘掉內容，最後只會知道我其實不屬於這個村裡的。

但我深信我是帶著很重要而且不能捨棄的原因踏進村裡的。

縱使來到的方法他們是不能接受的，給發現的話，不但會掉了執士一職，相信一定會被粗暴的趕出村外。

「煨！」伴隨著么喝，一隻粗壯的手臂輕力搖晃我。

「馬係食物定係戰友，你答我.....」半醒間我說出這樣的話。

「你講咩呀？」村幹部獵殺執士猛厄叫醒我。

他是唯一一個有能力對抗巨獸劍齒狸的人，他身上的獸皮正正是那咬死他心怡女孩的狸皮。

「喔，早晨！」我也忘記了上一句話是說甚麼了。

待續.....

獵物追逐

以捕獵者的角度來說有一種說法：「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但反之，「早起的蟲兒是會被鳥吃」，身為獵物的蟲兒應該安守本份的早起嗎？

我在奔跑中想著這個問題，同時身旁的猛厄露出無比興奮的笑容。

要不是他是要我跟著他把他狩獵的事蹟記下，我絕對還在床上跟傳說中的周公相見。

說甚麼一定要有我在場他的英勇事蹟才有望讓村民相信。

害我現在還邊跑邊記事。

猛厄（土語）：「看到嗎？是彩虹陸行鳥。只有跟牠同時被清晨第一道陽光照及才可以被看見的，快追！」

全村除了村長外，對野生生物的最富智識與經驗的就是他了。

說著土語的他連珠炮發，磯哩咕嚕的講一大堆我們在追著的異種生物有多稀有。

不過，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追去嗎？

猛厄（土語）：「在牠巢穴附近還可以有機會遇上火毛熊和光鱗鯨。」

都是書內記載，肉食而且具侵略性的生物。

我：「你真的有辦法保護我嗎？」

猛厄：「沒有的，你千萬要小心！有遺物一定要交到我手上嗎？」

我：「有，絕對要把我這本筆記帶回村莊。」

看來我有必要認真為自己的性命著想一下，因為不遠處就是火毛熊族群的叫號聲。

待續.....

獵物追逐（續）

「這記事本真的比你生命還重要嗎？」猛厄在叢林裡問我。

我邊追著他，邊把這說話記下，回答：「唔係重要過條命，而係冇左條命，都有少少野留番低啫。」

「甚麼？」猛厄一臉聽不明白，難怪，情急之下，我也不小心說了家鄉的話。

「沒甚麼，對了，你這麼用心追逐牠們是為了吃嗎？」

猛厄：「當然不是，彩虹陸行鳥的羽毛太多，火毛熊肉質也太硬，真正美味的，是在這個洞穴裡的域白麟。」

我們停在個三米高的洞穴前，他舔著上唇。

剛剛跑進去的陸行鳥奔跑中的腳步聲在裡面傳出迴音。

可能是嗅到危險的氣息，猛厄著我留在洞穴外。

「不要，我可不是怕死之人，讓我跟著你把事件記下。」

他看我的眼神突然不同了，多了一份敬佩，而其實我只是覺得在洞穴外有非常多的飢餓眼睛在盯著我。

一路深入走著，漸漸陽光照不到洞穴內。

猛厄：「那可好了，我教你一些保命的方法。」

在走道中，他擦亮了燃火石，用洞穴內的乾草木枝造出火把。

然後接著說：「我們族群天生就可以放出殺氣，讓弱的野獸敬而遠之，同時亦會引來強大的野獸的注意。」

放出殺氣的方法，他說可以從眼盯緊目標，用拳擊打空氣，或用腿踏出沉穩的步法。

可惜，即使他說得如何簡單，我連一絲絲殺意都感受不到。

看來真的很需要天份，我還是安份守己，平過渡過今次狩獵後，做一隻晚起的蟲兒好了。

其後他的英勇事蹟，在他見到域白麟時，我就被他和牠發出的鬥意昏倒了，完全沒有記錄。

侍續.....

密使

「聽說你是個洩露秘密的人。」

那天我在村裡閒逛時遇到一個人，炎炎夏日，穿著笠頭黑衣份外顯眼。

「我當忍者三年了，這天才有幸派回到這村落和你會面。」

她汗都沒流一滴。

「我們找個安靜點的地方吧。」

就在村口的長木椅子，我倆雙雙坐下。

「我來是為了帶你一個口訊。」

我準備好記下她說的。

「每年都有一次的祭典，今年會是最後一次了。」

「你是說新舊村幹部交替的那個祭典？」我問。

「是的，王國那邊長期戰亂，日後你們村內的幹部將會被徵召到前線。」

「那祭典可以如常進行的吧？」我再問。

「不可能，祭典的意義就是聚集各新舊村民，現今前線戰況激烈，國王軍不會允許任何一兵一將擅離職守的。」

「那怕是那麼一個晚上。」她補充。

「真的沒其他辦法嗎？」我再三問道。

「口訊我是帶了，告辭。」

她脫下黑布，不，是黑布脫下了她。

就這樣，不見了，我認得，這是忍者的術法，叫甚麼「黑族布」的。

看來她是幾屆前的村幹部總部長羽颯。

待續.....

大會

「堅決否定，我們的時間不多了。」資歷最老的枯老頭決斷的發言。

「哼，老不化的守舊派。」雅達有意說得囂張一點，幹部當中會頂撞老一輩的也只有她了。

「小毛妹子，你說誰是守舊呀！」老爺子也加入討論。

由於祭典即將舉行，這次齊集各村民以及村幹部眾人，圓桌會議。

會議廳內還未坐滿人，幹部都陸陸續續進來。

「別吵嘛，大家都是為村子好。」細嘉做著和事的角色。

「你們不知道的事多的是。不要以為當了沒一個寒暑幹部就曉通世事的。」枯老頭氣還未下。

「就是嘛，現在那到你們胡鬧的時候。」老爺子的堅決不輸枯老頭。

「這次是各鄰村聯合的盛宴，我也認同由猛厄帶著新品種的獸皮出去。」我持正面態度的，雖說不影響到我。

「他們在討論什麼？」剛到來的村幹部財務大臣梓賢在我耳邊輕輕問。

「簡單說，就是在選代表出去與其他村落的首領會面。」我輕聲回答。

梓賢：「哦哦，簡單了，就梁鴻呀，他是外務的。」

我：「沒那麼簡單的。守舊派說梁鴻外型瘦削，會讓人覺得我們村裡糧食短缺，而且他還遲到。」

梓賢：「喔喔，所以就轉移到猛厄了，可惜，猛厄又不善辭令，進退兩難了吧。」

我：「就是這樣。」

閒說就到此，梁鴻就咬著走地鳥的腿搖頭進來了。

侍續.....

設宴

營火周圍站滿了人，來自各村各落，也有來自王國的使者、騎士和戰士們。

由於猛厄不善辭令，為免最後一不小心引發戰爭，長老以及幹部們一致通過由我來陪同他出席。

顯然而然，我們村派兩個代表相對上是極少人的。

其他村落動輒就十多人，還有老有幼，甚至有些只懂說當地土語，由宴會開始就一直吃吃喝喝，似掠食多於外交。

雖然在我旁邊喝酒喝到滿面滿紅的猛厄也沒好他們多少。

「呵呵呵，果然是離鄉的酒比較易醉人呀。」我拍著他的肩。

「我沒有醉，不然我把火鳳凰抓下來給你看看。」

「不用不用。」請千萬別要引發騷動。

侍續.....

聯歡之後

「下次我們再喝個飽滿肥腸！」滿紅了面的猛厄。

「哦。」那個皇國來的騎士說

那麼亟盡不屑的一個回應，可不是看不起猛厄，而是大騎士魄室蓋克此時已摟著一位金髮黝黑女娃準備回帳篷。

而猛厄亦沒打算打擾了。

今晚營火還盛燒著的時候，正時交誼的時候，身形彪悍的他當然吸引不少目光。

但我這羸弱的記錄者也有遇上其他國的外交使。

雲緹翟：「喂，梨睇怕都是個譯諳人仕喇卦。」

她跟我話的第一句話不是打招呼。

我看著她紅透的臉蛋，想必她是喝外來的氣泡水得有點多了。

「你好，我是會一點點兒的聯國語言。」我可是會打招呼的。

「哇，都總算搵到個明我講咩既人。」她語速其實非常快，我不但要理解，還要記憶著，而且還要錄下來。

因為凡是接觸過我的任何人都需記下的。

待續.....

惡作劇

村幹部部屋；是以普通的喬木作材料，高三層。

分別為：最下層的會議及娛樂區，二層的休息及起居區，天台的曬晾及工作區。

而我通常活躍的地方就是會議區和天台。

村幹部內務執士鮑怡在整理會議廳。

小生就點著乾草菸與梁鴻輕快走進。

「喂！你地唔好亂黎呀，岩岩先執拾好咋。」鮑怡氣沖沖的警告著。

因為他們倆每次吸著乾草菸的時候都不會有好事情發生的。

而且這次還來到會議廳，平時都只在村外闖禍讓幹事們背黑鍋。

小生：「我們來巡視業務呀，哈哈。」

「哈哈，係喇係喇，你搵係座位坐好先啦。」梁鴻照顧著仿似喝醉了的小生，還陪他胡亂笑。

這乾草菸會讓人處於非常放鬆的狀態，而且還會對任何事物都覺得有趣。

在我看過的古書上也有記載，是皇國那邊的貢品級貨物，因外交的關係吧，才留進他倆手中。

梁鴻一向耿直，認為有害人的心智，都不許執事們私下嘗試。

而今天正好逮住小生，順道觀察他的言行。

「好好好，我坐吧，我可是將來的大書法家呀。」小生說罷，就倒頭在長藤椅上睡著了。

待續.....

歷任之人

吟遊詩人—戈巴甫、賢者—虛任羲、忍者—羽颯、戰地補給隊長—雲絲。

在遇見他們之後，我才明白，我一直以為可以追趕到的距離，是多麼遙遠。

背影，只能看著他們 / 她們的背影。

究竟別過了村莊之後的幾年間，他們 / 她們經歷過怎樣的生活，怎樣的磨蝕。

憾於這些都未到我可問及的。

反觀亦覺得身處戰火燒不到的村莊內是何等幸福的。

要不是身邊這個喋喋不休的姑娘，我想我的執士工作還會比那些職業級的輕鬆幾倍。

雲緹翟，「絕對是 $\perp\perp$ 國派來的 $\parallel\parallel\perp$ 。」

整個晚上，只記錄了如此的一行亂碼體字。

腦子如此不好使，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些古怪的汽泡水我唇邊都沒碰。

待續.....

推進

在日漸接近的祭典之期，村內的準備來得如火如荼。

村外人的往返也在聯歡晚宴之後多了。

一般貨物包括了麵粉、木材，種子、稻草等等。

原本在地理位置上，我們村莊實算中轉之地，往北是全年寒天的幽冥之巔，以南是帝國之都，東西兩方則是農牧產地。

但因鎖村政策推行了十多年，一直至今（我們這一屆村幹部）才開始放貨物進出的機會。

所以，村內多了很多未幾見悉的臉孔們。

我們幹部執士的工作因而都加重不少。

可，還是值得的。

雖則，守舊的長老們仍然不讚同這等做法。

但，雅達認定是對的方法，就是對的方法。

起碼，這一年寒暑之內，是這樣子運作。

成效，我將滿心期待。

待續.....

宣佈

「你好，請你番黎丫。」

「你好，我係最新一屆既村幹部幹事呀。請你番黎丫。」

「你好，我係最新一屆既村幹部幹事呀。下個月圓將會係祭典舉行既日子，請你番黎丫。」

唯一擁有傳心術的悅稀不厭其煩的，向每一個心靈開展的歷任幹部們聯絡。

為的就是簡單的目標，希望祭典能夠有聲有色。

悅稀是個難得一見的人材，除了她是村內少有的魔法師外，她還是今年度唯一能夠使用傳心術的

。能使用傳心術的人，是要心無雜念而且有一定的魔法基礎加以修練。

「好的，好的，我會準時到達架喇。」有順人意的幹部回覆。

「邊個准你進入我心靈架？不過，做得好！」也有找碴幾句然後讚許的。

及後，羊皮草紙的名單一個一個填下來，一個一個刪去。

「駱希易.....駱希易.....」

悅稀看到一個令她十分注意的名字。

上一代可使用傳心術的男子，隨父親漂泊到「新領域」，亦即是比猛厄和我去外交還要遠的地方

。悅稀知道，要是能見上一面，對彼此的魔法也一定有顯注的提升。

「第三次嘗試了。」她心中默念。

「你好，我係最新一屆既村幹部幹事呀。下個月圓將會係祭典舉行既日子，請你番黎丫。」

待續.....

士別三日

「在沉溺中刻苦，遙見那若無其事的泰然。」

苦苦抄寫，同時不斷查找通譯詞典。

在三注香火的時間內，只僅僅抄譯釋到這幾隻古字（大約就是一個半小時）。

而還是全神貫注的狀態下。

我面前，還有高度足足有三個人高的石刻版七十二塊。

每一塊，都印滿了古字體。

「以這樣的速度，恐怕到你死果日都未譯完啲。」在旁的小小璃沁與我同樣驚嘆。

「想唔想趕番去祭典呀？」

「想唔想同好耐冇見既同伴聚首呀？」

「想唔想重拾以前美好既村落生活呀？」

我連珠炮發的向小小璃沁宣問。

其實也沒辦法，悅稀的力量著實強勁。

除了她專心向指定人物傳心之外。

可能因為她過度使用能力的關係。

在她意識分散之時，例如在睡眠中或發呆或閒聊的時候。

心內的強烈欲望，都隨之而散發。

當散發出來的沒指向性以及無特定接收人的心思訊息，都會由歷代傳心者接收。

即是本人，以及一班已然逝去的。

不在人世的，會在他們離開之前。

強大者，其實離開之後。

都會將這些思緒化作不同形式，再次散發出來，有點像靈魂和怨氣的。

其中，最為誇張的形式，就是化作這些石刻版.....

足足三天的份量，就已經鋪滿了七十二塊石版。

小小璃沁在石刻版群走來走去。

「喂，望到盡頭呀！」

「仲好似有個人行緊過黎啲。」

此人一身繞著漆黑的氣息，碎衣布隨無故而起的風柳擺。

「少有啲。」我約略猜到他是誰了。

待續.....

外來者

「件事越搞越大啲，點睇先。」我開首第一句就說。

沒情面，沒理會對方的身份。

「係呀，一直就是我要的效果呀。」駱希易低著頭抓著自己的頭髮一臉苦惱。

這樣我也開始惆悵起來。

「你是第一代呀，好應該苦惱的，怎麼要來到我這裡來。」學起他抓頭的我。

「這樣下去，悅稀很快就會知到真相的了。」

「最多是接近吧，看你這樣身世，那邊也不好過吧。哈哈哈哈。」

不知怎的，我的惆悵在看到 he 滿身漆黑，衣服碎飛，還一身邪氣外洩控制不住的樣子，就噴笑出來了。

小小璃沁在一旁呆著了，她是第一次看見除了我以外的活人存在在這個「藏石閣」內。

「藏石閣」是我自己改的，反正會傳心術的人現在只餘下我和他了，小小璃沁是例外。

「喂，你搞掂好自己先黎找悔氣啦，睇怕你都係未練成招『煞氣敵敵』架喇。」

他抬頭，一身黑衣破碎，足足七十塊石版粉碎。

還餘下的兩塊，石頂各站一人。

騎士——莫若：「我不會再重輻覆轍的了。今次就讓我們好好回去鬧一鬧吧。」

工學機器——獵首零壹：「徽鬪。」

而他，獠牙露出，雙翼展開，一翅帶羽，另一翅則黝黑色圍繞著煞氣。

執筆的我手沒抖，汗沒冒，也直直的站著。

「看來是混到很古怪的區域了吧。」

小小沁璃：「好野！而家譯少好多喇！」

「睇黎，你地四個都想番村啲。」我退後了一步。

「不過那第五個一步也別想進入！」

我用了從猛厄身上學到的放出法，可是怎麼努力，都只能放出一小個光球，而且毫無殺傷力。

但這個光球，卻對村裡的所有非村民，以及猛獸，起有極大作用。

那所意旨的第五人，就是在「新領域」隨駱回來的瑪絲達內腦了吧。

這內腦竟一次控制到三個傳心者，還可以活動自如，本人有所佩服的。

小小沁璃：「你係咪要戰鬥喇？」

或許，可能，大概這是她一直期待的畫面。

悅稀：「鱗.....就在這個封困的石牆陣內搞一些娛樂吧.....」

待續.....

月後即焚

「這張紙，你是在甚麼地方得來的？」

非常罕有，在她的眼神中都可以看得出。

「這是擁有魔法的紙呀，在寫下內容後就會自動燒燬的紙張。」

她隨後解釋著。

我當然知道這紙張的威力，是「月之一族」的特有產物。

「是在他的破布衣袋裡。」

我指一指還未醒過來的駱。

馬車內，坐著四個人，我、駱希易、小小沁璃、莫若。

而獵首零壹則在做著策馬的角色。

我們一行向著村的方向進發。

現在這跌跌宕宕的馬車內才有空餘時間回想剛剛發生的事。

看到他們睡的穩穩的，小小沁璃也徐徐進入夢鄉了。

想不到那一個小小光球是有如此大的威力。

我閉眼，再一次感受所謂的「殺氣」。

沒有，完全沒有回應，沒有任何感覺，是剛剛太用神了嗎？

其實是一次出神的經過吧？

在我記憶中，就是看到那個純漆黑的瑪絲達內腦。

一閃即逝，然後駱希易他倒下了。

眼看石陣的倒下有很大的痛心，盡是一些非常值得研究的古文學。

而悅稀那傳心之聲就不了了之了，反正現在還未聽到。

莫若、獵首零壹算是意外收獲。

看來前線的戰事暫時告一段落，否則這兩大殺敵功臣沒可能被喚回石陣上的。

村外的世界著實太過宏大了，一時三刻未能筆錄下來。

待回到村後再好好整理一下現知的勢力及地理吧。

待續.....

日出而作

燂，爨。

古文字的碑文碑帖。

盡能力的還在腦內解譯。

在四人都不察覺的情況下，默默地，希望他們夢鄉甜美。

獵首和我是清醒的。

在馬車越接近村，感覺越是濃烈。

或者身體拒抗著一切只因衷的想法。

一廂情願的認為譯本是對的。

或者可以引來共同編譯方式的人兒。

讓我可以安心在村內放下職務，帶著平平單單「訪村者」的身份內進而無阻撓。

「此舉全是為他人作嫁衣鐺喔。」獵首在前喊話回來，聲音砂啞。

「有能力既，就拎去啦。原本都應該係照咁樣譯落去既。」我懶散回答，同時刻意壓低聲量。

「嗯嗯，嚟。」小小沁瀉出現夢話。

「好機會！」我心想，同時用筆柄輕輕點了她的臉頰一下。

天光之前，就回到了吧。

就會看到了村口迎接我們的新幹部了吧？

待續.....

先知的煩惱

先知——輕，不時說的話語速太快的關係，常人難以追上其速度。

應該形容作，停頓位與別人有著明顯分別。

可，若能解譯其之，往往有重大發現。

例如，測謫天氣；倒如，料意之外；例如，尋訪高人。

通常，高人（或奇人或異人）都深居簡出，難以被發現，與痴人無別。

而村內，卻恰恰住著各些特能異士，有的可化繩成網，有的每天產出寶石，不詳，盡列舉。

就是他，輕，在村內住得比村長還久的小童，來迎接我們。

「係外來者呀！」他大叫著。

只有曾經的幹部級成員才對他有多一點了解，而每個人都只是一知半解，結合成的資訊，才是一部份的他。

每年，他都同一個樣子。

「呵呵，睇架馬車，應該係悅稀既努力成果啲。」某個還不算相熟的幹部說。

* 及後翻查，是叫鮑怡的內務執士。

「也是我的功勞呀。」梓賢遠看到我的身影。

從石碑古跡來回足足九日九夜的路程，不算簡單，可也值得吧。

馬車停下；

「為你地逐一介紹，在拉馬的叫獵首，是個殺人機器。」我故意放輕後半句。

「哩位定是莫若，我是本年的財務大臣，我叫梓賢。」搶先估到了，看來是輕的提點。

我看向輕，他得戚的向我拋了個眼神。

待續.....

打探的消息

久都也世加

一個寫在淡黃羊皮紙上的名字。

這次是單調的抄寫工作了。

因戰亂戰火漫延到村外不遠處了。

遺下來的，是一堆一堆要整理的外語，往生者的名字，有無辜的，有英勇的，有該死的。

引：「

在現實世界，我只是簡簡單單，平凡地活著的雜貨店店主。但每次當有靈魂想把自己賣掉，或是以什麼姿態出現在我身邊。我總能夠把他賣出一個好價錢。

你好，我是一名商人，把靈魂賣給名為努力和淚水的惡魔，去換取什麼。

」

靈魂呀，當得知要接觸奇怪事件後，閉晴一直拒絕，她情願繼續躺在她的床上。

「喂，好驚訝，快快手搞掂呀！」她語調中帶著震動的牙齦。

明明她平時都用不著六顆珠錫，這次她的靈魂可換來大概相等於三十萬珠錫的國軍將領手上的武器。

在士兵們綁好她雙眼後，如像物件的她就給抬上馬車。

原因是，她的長相跟那個叫久都也世加的，有過份的相似。

就這樣，因村內能反抗的，都去反抗了。

村民們，眼白白的，看著馬車，遠去.....

待續.....

如火如荼

「要來的，終歸要來吧。」村長站在牧場圈旁外。

一群羊無知地咬著青草。

「無知真幸福啊！」梓賢對著羊群苦笑。

「無色的羊，誰人能看得見？」村長說。

「待宰的羊，誰人又唾著涎？」村長說。

「初生的羊，誰人要打搞？」村長說。

一直，村長都會自說自話的講些別人聽不明白的。

簡單說，大兒子出走後，就每天都不正常的活著吧。

幹事們的工作之一，就是輪流的看顧著他，陪他也說有的沒的。

「待宰的羊？是指今天晚上要吃羊肉嘛？」梓賢問。

「呵呵，你就是垂涎了吧？就像坐著站著打恰睡時不經意的流下口水，呵呵呵。」村長淡淡的說。

「對呀，對呀！我也很久沒吃過羊肉了，這種天氣，最適合了。」梓賢說。

是的，這種入冬的天氣，伴隨說話，口中淺淺地噴出的霧氣不難察覺，天氣真的變冷了。

村內每年的氣候轉變非常明顯，而且固定，令農作物、生畜都生長得可好。

不用全部依靠由村外運來的物資，負責狩獵的隊伍也都常有收獲，都是靠周遭的地脈所賜吧。

「如果沒有戰亂的話.....」梓賢嘆氣。

「戰爭可怕嗎？」輕走近來了。

一向，和平這字詞，跟本連使用都說不上，大概一百多年了吧，沒有戰亂的襯托，平常的日子就是平常。

「和平」不用刻意提起。

所以，有才如輕，也未能清楚了解，「戰爭」這回事。

連梓賢也說不準。

「不可怕呀，只要來不到的話。」村長眼光一直沒離開羊群。

待續.....